

霸先其人

苏湖熟，天下足。

自南宋以来，江南成了富饶之地的代名词，苏州、湖州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但是，在7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，江南的开发才刚刚起步，湖州远没有后世的富饶，而我们的主人公陈霸先就出生在湖州边上的长城县（今长兴）内。

陈霸先的祖上并不是江南人，而是地地道道的北人。据说，陈霸先N代前的祖宗是东汉的县令陈寔，虽然官不大，但老爷子在任时还是很受爱戴的。搁现在，他是实打实的“人民公仆”。不知道是不是陈老爷子那种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胸怀感染了霸先，霸先帝确实是按照先祖的足迹一步步走过来的。

提到陈寔，还有个典故与他有关，就是“梁上君子”。记得那是东汉末年的一个深夜，比现在的黑夜暗得还早一些。一个全副武装的年轻小贼，不知怎的到了老爷子房梁上。陈老爷子年纪虽大，眼睛却不花，面对这个毛头小贼，陈老爷子没有立刻喊抓，而是来了场现场教育。他把子孙全喊了进来，对他们说道：“孩子们，你们以后要‘good good study, day day up’，不能学坏，最后做了‘梁上君子’啊！那些作恶的人其实本性不坏，只是缺少教育，因而学坏了，好好的苗子毁了。你们要谨记这个教训啊！”老爷子的箴言儿孙听没听进去不清楚，这梁上君子倒是大受感动，当即从梁上跳将下来，表示要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陈老爷子见说教有了效果，摸着梁上君子的脑袋说：“娃啊，照年纪，我也可

以做你爹了。你老爸没有好好教育你，现在由我来尽责。好娃娃，以后不要这么做了，这两匹布，算是给你的压岁钱，拿去好好做人。”小偷点点头，离开了。

要搁今天，陈老爷子肯定要被狗仔队爆料说是在炒作，刻意抬高自己。不过在那时，老先生则被赞为高风亮节。

到了陈霸先的十世祖陈达的时候，正巧赶上“永嘉之乱”。得，皇帝都南渡了。那我也赶一次移民潮。于是，在“衣冠南渡”运动中，陈达也随大流来到了南方。当时，陈达就做了长城令。

陈达之所以被选任长城令是有原因的。据某位大师拿着风水罗盘斟酌后，说：“老陈啊，我专业从卜四十年，这块地皮那是大大的好，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龙抬头啊龙抬头，不是拜相也封侯。你买了这块地，保准子孙各个飞黄腾达……”老陈是个实在人，一听此说，心中也很开心，给了大师点钱，便把家安在了长城县内。

这个预言是如假包换还是后人杜撰已不可考，事实是到了陈达的第十代，果真就出了个陈霸先。你说巧不巧，别说什么封侯拜相了，人家都称帝了。

陈霸先生于公元503年。这一年又被称为“梁天监二年”，也是南梁开国皇帝萧衍登基的第二个年头。换句话说，霸先帝还可算是梁帝国的同龄人，见证了梁朝的繁荣，也见证了它的衰败。这一年，也不是个太平年，四川的刘季连（刘裕宗室子弟）实在扛不住

政府军的进攻，转而向武皇帝萧衍投降，后者很大度地赦免了他。陈霸先就在这个动荡的时局中成长起来。《建康实录》中说，霸先家贫，却又不肯下地干活，遂只能靠捕鱼为生。关于此观点，我只能说是无稽之谈。根据劳动人民的经验看，捕鱼绝对不会比下地干活轻松多少，说陈霸先懒得吃不了稼穡之苦，却乐意起早贪黑去捕鱼，这不是很可笑吗？

事实上，陈霸先哥仨虽称不上土豪，也算是个小康家庭。陈霸先的哥哥陈道谈（也作陈谈先）还官拜东宫直阁将军，在后来的健康保卫战中中箭，为国捐躯。陈霸先还有个弟弟陈休先，也在东宫任职。后来简文帝萧纲派他外出组建民兵团，结果被侯景给残忍杀害了。这么看来，陈霸先一家子真可以算是一门忠烈，政治面目绝对清白。不难想象，能做得东宫的官，没点背景那是行不通的。

那么，可不可以是陈霸先自己先发达，然后带动兄弟共同致富？事实上，“侯景之乱”前，陈霸先一直在岭南扫匪，虽然颇有建树，但是……我们知道有句话说得好，“不到京城不知道官小”。那个时代，就算一个封疆大吏和一个京官相比，也未必能高出多少。更何况，陈霸先也是打下手的，远没有达到坐镇一方的实力，更别说安插个把兄弟去东宫任职了。所以，说陈霸先先发达再带动两个兄弟的说法并不可信。

节选自《玉树流光：南陈帝国兴亡录》



《玉树流光：南陈帝国兴亡录》

作者：明轩公子

出版社：当代世界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17年1月

编辑推荐词：169年的南北朝历史中，寿命只有33年的陈朝或许并不起眼，人们对它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那个吟唱着“玉树后庭花，花开不复久”的荒唐天子陈叔宝身上。然而，真实的陈朝绝非仅仅是一个被胭脂水粉浸染的王朝，它是在“枪林箭雨”中搏杀出来的。在最困难的时刻，陈朝顽强地保留了汉文化的火种，最终等到了隋朝的大一统。



《消失的星国》

作者：墨熊

出版社：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17年3月

本书是一部科幻作品，讲述了在未来世界里，人类早已离开地球走向了宇宙的更远处，科技水平、生活方式都得到了全面的进化，还出现了合成人和外星文明物种。主人公“我”就是一名合成人，身份尴尬、地位不高，在等级森严的宇宙文明中艰难求生。直到有一天，身为一名“边境遗迹”开发科的底层科员的“我”，临危受命前去探索一处神秘而又有着莫名巨大能量的边境遗产，命运才发生了转机。

在“厄兰特事件”之前，我经历过三种最刻骨铭心的人间地狱——天启星的大洪水，地球上的大暴动，以及横扫南十二扇区的大瘟疫。

而与厄兰特星的初秋相比，这些经历就像是透过众筹拍出来的廉价恐怖片——充满了猎奇而有趣的段子，却难以让人感到恐惧——真正的，从心底翻滚上来、弥散到肌肤每一寸的恐惧。想象一下，身边是遮天蔽日的丛林，头顶是永远都下不完的雨。每一颗雨滴中的微生物群落，都带着足以杀死人类50次的病菌；每一片树叶上的物种，都能超过某些干旱行星的物种总和——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“生命天堂”，而对于外来的不速之客，这里又是熔炉般的死地绝境。

我有时不得不佩服企业联盟的那些高级会计，他们在得知所有厄兰特种族都投票加入叛军之后，只用了半个小时就算出了精确的伤亡规模和与之对应的抚恤金——我并不知道那具体的数字是多少，但估计得用上“光年”之类的天文单位。据说有十几个老家伙在万人董事会上吓得当场“上面下面都湿了”，所以臭名昭著的克露露雇佣兵团便成为了替代抚恤金的首选。至于我，一个刚工作还不满五年的合成人，有什么资格对部门主管指派的任务挑三拣四？尤其是当她向我保证，这趟“出差”的“奖金”数额绝对“令人难以抗拒”时。

钱当然是好东西，但是首先，作为“边境业务部遗迹开发科”的科员，我安心工作个50年、100年，不炒股不赌博，总不会受穷缺钱；其次，就算赚了再多的钱，也得有命去花不是吗？何况一个男性合成人能花多少钱？除

临危受命

去吃饭或是充电——这些都可以在救济中心解决，睡马路，两天去公用厕所排除一次废物，一个星期去一趟公用澡堂冲冲水，熬足半年从公司领一张福利券去检修中心做个维护……只要我愿意如此精打细算，完全可以像那些极端环保主义者宣扬的那样，在都市里过上山顶洞人的生活。

但莫甘娜主任并没说错，她开出的“奖金”确实令人难以抗拒——她将会帮我申请完整的一级人权身份，我因此能获得自由组建家庭的权利。这对于那些生下来就是“活人”的幸运儿也许不算什么，但对于我这样腋窝底下贴了生产日期的“工业制品”来说，简直意味着一切。

于是我被派到了厄兰特，与我的老搭档一起。那时距离克露露雇佣兵团登陆已经有一段日子，但战况也已经僵持了好久。当从太空中看到厄兰特那翡翠般鲜绿的巨硕身形时，我不禁明白了“银河系最大丛林”这句话的字面意义……所幸，我并不是来打仗的，对于“边境业务部遗迹开发科”而言，一颗星球唯一的价值，就是它的文明史——有几个世代，有哪些遗迹，如果能找到当地原住民没有继承下来的史前科技或者古董宝藏，那就算是撞了大运，升官发财不是梦，平步青云一夜间。

不过我和我的搭档有自知之明——这样的好事早就被部门领导的关系户们瓜分殆尽，留给我们这种小角色的，要么是脏活要么是累活，要么就是又脏又累的蠢活——就比如厄兰特星上的这一票。

我们的驻地就在需要考察的古遗迹群旁边。这颗星球上的文明潮起潮落，大多在进入农耕时代之前就被瘟

疫彻底摧毁，最终演化出了现在的“微生物群落”模式。而这座遗迹便是厄兰特古文明的巅峰——那巨大而复杂的石制结构，没有金属工具的参与是绝不可能完成的。

我强迫自己对这些考古工作感兴趣，但实际上它们都由同行的考古学家们负责，我和搭档在名义上是团队的负责人和领袖，实际上大致相当于保镖与保姆。

那是一个阴冷的日子，天蒙蒙亮。百无聊赖的我，一个人守在树屋的露台上。眼前是像海洋般一望无际的树冠，在清晨的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喷洒剧毒生化战剂的无人机群从头顶掠过，在目力可及的地方盘旋投弹。

这种带有氨水气味的毒液，是为了厄兰特战役而专门开发出来的秘密武器，据说可以从分子层面摧毁微生物，而不破坏大环境——这当然是宣传用的信口雌黄，事实上这东西会消灭一切有机生命，无论高矮胖瘦大小美丑。我明知没有任何意义，但还是端起狙击步枪朝投弹的那个方向观望——大片的虫鸟像暴雨一样纷纷落下，然后整株整株的厄兰特榕树开始枯萎腐烂——那可不是随意就能用脚踢的路边野草，而是近千米高的绿色巨塔，每一棵都像摩天大楼那样直入云霄，而当数以万计的榕树汇集在一起时，这些惊人的植物便组成了一座绿色的堡垒，它的面积堪比商业行星上最大的都市，错综复杂宛若迷宫，而深埋其中的危险与敌意，却又让它仿佛地狱里最阴暗处的深渊，无数潜伏着的恶魔，随时准备将陌生的闯入者撕成碎片。

节选自《消失的星国》